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九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盡
昭陽作噩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
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

契欺訖翻
樂音洛

以上從

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

從才用翻妻七細翻下同
考異曰東華出降實錄

在三月壬子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

成安公主

中宗之女下嫁韋抗妻魯蘇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曾

修纂

說讀曰悅
觀古玩翻

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

衷竹仲
翻宋自

曰折斷也中當正也若折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

施行制從之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

封陵

本山峒唐世以漸開拓乾元後始置為縣賓州漢領方
縣地屬鬱林郡梁置領方郡隋廢郡為縣屬鬱州唐初
屬南方州貞觀五年分置賓州橫州漢廣鬱高梁縣地
江左置寧浦郡隋廢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分置簡州貞
觀八年改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勗發兵討之

考異
曰舊紀

作庚戌朔
今從實錄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

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
善說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
將軍丁巳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
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
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

好呼到翻折之
舌翻惡鳥路翻

且患其

權重

宇文融既居風憲之地
又貳戶部故患其權重

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

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辨給多權數不

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為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

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

賂彈徒丹翻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

賄呼罪翻

珪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良之曾孫長平王叔

良高祖從父弟抗安石之從父兄子也韋安石歷事武后中宗

翻用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為相源乾曜等鞠張說事頗

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食

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

以為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

說讀為悅

丁卯太子

太傅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上為之徹膳累旬

偽為于翻

百官上表固請

上時掌翻

然後復常

丁亥太原尹張孝嵩

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

杖殺之

辛丑於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定州

置北平軍恒州置恒陽軍莫州置唐興軍易州置高陽軍滄州置橫海軍恒戶登翻

上欲以武

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讐豈可以為國

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

上時掌翻

相息亮翻

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

子必危上乃止

復扶又翻

考異曰唐會要云侍御史

曰臣聞禮記曰父母之讐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讐不子也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丁蘭報木母之怨陛下豈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延秀等並干紀亂常遮窺神器豺狼同穴梟獍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髮為夫妻者尚相揀擇況陛下是累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又見人間盛言尚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傳知政事之後每諂附惠妃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杜之於將漸不可

悔之於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
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
良為是也昔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祿尚能輔翊太
子況臣愚昧職忝憲府蘇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
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為溫州刺史
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恐錯則武
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
又未為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今除其名

然宮

中禮秩一如皇后 五月癸卯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

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

一十二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

溺奴
狄翻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

磧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

磧七迹翻
暹息廉翻

自王孝傑克復

四鎮

復四鎮見二百五
卷武后長壽元年

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

復扶
又翻

龜茲音
丘慈

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

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為人所稱 冬十月

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

考異曰今狐岵代宗實錄云
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生時玄宗幸汝州之溫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
玄宗即日還宮是夜代宗降誕按玄宗實錄此月十六
日庚申始幸溫湯已已乃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舊紀
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皇后吳氏生父事
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
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還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

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皇帝十八年薨按代宗此年生而云二十三年以吳后賜忠王十八年薨蓋誤以十三年為二十三年也以柳氏舊聞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髮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庭殿宇皆不洒掃而樂器塵埃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生代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五年李林甫始構韋堅之獄舊聞所記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妃傳全取之今皆不取按漢廣成苑在唐汝州梁縣界其地有湯泉

己酉還宮 十

二月丁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 楊思勗

討反獠

獠魯皓翻

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

還

還從壹翻
又如字

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在
流鬼國西南

女真之旁近國也靺鞨音末曷見賢遍翻

上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

以鎮之

長史恐當作長吏仍為于偽翻

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

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

突厥置吐屯以領諸附從之國厥九勿翻

先

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

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

水

將即亮翻下同

門藝嘗為質子于唐

質音致

諫曰黑水請吏于

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

之時彊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

掃地無遺言國亡無遺育

也事見太宗高宗紀麗力知翻

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

為怨此亡國之執也武藝不從彊遣之

彊其兩翻

門藝至境

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

欲殺之門藝奔衆間道來奔

復扶又翻夏戶雅翻從才用翻間古莧翻

制以

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

驍堅克翻

使疏吏翻上時掌翻

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

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

得為此欺誑

誑居况翻

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

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

唐九寺皆有少卿二人鴻

臚掌四夷之客故以泄漏為罪臚陵如翻少始照翻

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辜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臯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

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

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

暹息廉翻騎奇寄

暹怒曰

阿史那女

交河公主阿史那懷道之女

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

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

會暹入朝

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下同

趙順貞代為安西都護嬰城自

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

畜許救翻

安西僅存既而

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

相息亮翻

尋遣使入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

之西

奐丑略翻吐從瞰入聲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

見事

二百一十卷二年

辭指悖慢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

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

涼河鄯不勝其弊

鄯時戰翻又音善勝音升

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

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

王君奐議之說退為源乾曜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思僥

幸

僥堅堯翻

若二國和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

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

將即亮翻邏郎仇翻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兵疲勒兵躡

其後

度徒洛翻躡尼輒翻云君奭畏其鋒不敢出

今從君奭傳考異曰吐蕃傳

會大雪虜

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

廓州達化縣西有積石軍本靜邊鎮儀鳳二年為軍

東有黃沙戍

君奭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

大非川欲休士馬而埜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

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

間古覓翻重直用翻考異曰

君奭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帥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奭襲其後敗之於青海

之西據實錄及吐蕃傳入寇在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
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冬誤也

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初

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口更於滎澤引河

入汴

隋開皇四年分滎陽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更名滎澤屬鄆州上時掌翻塞悉則翻下同汜音祀汴皮

變翻擢宗器為左衛率府曹曹率所律翻至是新渠填塞不通

貶宗器為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

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

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

朋黨上惡之

復扶又翻數所
角翻惡烏路翻

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

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

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

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

使疏吏翻復扶又翻
下不復同差初佳翻

夏五月

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

使大都護經畧使

使疏
吏翻

實不出外初太宗愛晉王

晉王
治是

為高

宗不使出閤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閤及自皇嗣

為相王始出閤中宗之世譙王失愛謫居外州溫王年

十七猶居禁中

譙王重福
溫王重茂

上即位附苑城為十王宅

朱雀

街東第五街有安國寺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處十王
十王謂慶忠棟鄂榮儀台潁永濟也後盛壽陳豐常涼
六王又就封入內
宅是為十六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

自是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

授書

歐陽修曰唐王
府侍讀無定員

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

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

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乘繩
證翻

上命妃嬪

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

一緡

杜佑曰唐令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絢麻三斤為緡未知絲緡輕重何如緡郎計翻

秋七月

戊寅冀州河溢

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

他頲

鼎翻

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

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

進攻玉門軍

按王君奭之父壽以少府監致仕居鄉里玉門軍在肅州之西二百里宋白曰肅州

西門縣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石門周匝山間經二十里衆流北入延興海也

縱所

虜僧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

戰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

縣宋白曰常樂縣屬瓜州即魏之宜禾郡前涼之涼興縣地涼武昭王於三危山東置常樂鎮唐武德五年

改置常樂縣

縣令賈師順帥衆拒守

樂音洛帥讀曰率

及瓜州陷悉

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

之說式芮翻降戶江翻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

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

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

覘城中知有備乃去

田元獻不能守瓜州而賈師順能守常樂固圉固存乎其人也復扶

又翻覘丑廉翻人丑艷翻師順岐州人也

初突厥默啜之彊也迫

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

之間以避之

唆叱劣翻紇下沒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

王君奭微時往來四

部為其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耻怨密

遣使詣東都自訴君奭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潜有叛計

上遣中使往察之

使疏吏翻

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

督回紇承宗流瀼州

瀼如羊翻杜佑曰而章翻

渾大德流吉州賀蘭

都督契苾承明流滕州

滕州漢蒼梧猛陵縣地晉置永平郡隋置滕州

廬山都

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已

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為撫州別駕

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

一十坐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

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

與之俱入寇

遺子季翻

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

城為互市

降戶江翻

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

軍旅且為監牧之種

種章勇翻

由是國馬益壯焉

閏月庚

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

趙頤貞擊破之

回紇承宗族子瀚海司馬護輸糾合

黨衆為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問道詣突厥王君奭帥

精騎邀之於肅州

宋白曰隋仁壽元年分甘州福祿縣置肅州東南置甘州赤柳間二百里

西南至瓜州界守

還至甘州南鞏筆驛

為于偽翻間古覓翻甘州張掖

縣西南有鞏筆驛

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奭旌節先殺其判官宋

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奭帥左右數十人力戰帥讀

曰率自朝至脯左右盡死護輸殺君奭載其尸奔吐蕃凉

州兵追及之護輸弃尸而走

考異曰舊傳云回紇既殺君奭上命郭知運討逐

按知運九年己辛君奭代鎮凉州舊傳誤也

庚申車駕發東都冬己卯至

西京

冬字下逸
十月二字

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

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

吳王恪太宗之子
禕吁韋翻

以

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奭新

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奭判

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淮之從弟也

淮取猥
翻從才

用仙客本鶡觚小吏

鶡觚縣前漢屬北地郡後漢晉屬
安定郡後魏置趙平郡後周廢郡

以縣屬涇州劉昫曰節度使置判官
二人未見品秩鶡如倫翻觚攻于翻

以才幹軍功累遷

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奭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

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

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連山

帥

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

詩云縮板以載縮板兩旁內土其中而築之幹亦板也孔安國

曰旁曰幹帥讀曰率

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

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

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

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

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悉諾

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

問古覓翻

云與中國通謀

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

少詩
治翻

十二月戊寅制

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

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

府兵廢行一切之法
團結民兵謂之團兵

又徵關

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

寇而罷伺虜入寇

洮土刀翻
伺相吏翻

互出兵腹背擊之 乙亥

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

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

曲子城

敗蒲
邁翻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

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宣撫使始此使乙卯春

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瀧閩江獠考

異曰本紀作馮仁智今從楊思勗傳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

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勗發桂州

及嶺北近道兵討之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

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校古孝翻汴

扇翻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路運錢

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二月壬申以尚書右

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

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史言張說寵顧不衰尚辰羊翻相息

亮翻說讀為悅使疏吏翻

壬辰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

曠騎見上

卷十三年曠虛郭翻又古郭翻騎奇寄翻

冬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

州吐從瞰入聲將即亮翻

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

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

據新書吐蕃傳

渴波谷當在青海西考異曰實錄唐歷蕭嵩傳作張志亮今從舊本紀吐蕃傳

忠亮追之拔

其大莫門城

大莫門城在九曲

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

從

宣翻又
如字

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大衍歷行之一

行推大衍數立術以應氣朔及日食
以造新歷故曰大衍歷上時掌翻

辛卯左金吾將

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

祁連城在甘州張掖縣祁連山

時吐蕃

復入寇

復扶又翻

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虜散

走投山哭聲四合

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己丑

還宮

考異曰實錄十二月丁卯又云幸溫泉宮不言其還唐歷丁卯幸溫泉丁丑還宮按此月己幸溫

泉恐重複不取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

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

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勲五
轉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楊思勗討陳

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際盤遼
二洞思勗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勗為人嚴
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
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勢髮際掣去頭皮蠻夷憚之
十七年春二月丁卯雋州都督張守素攻破西南

蠻拔昆明城及鹽城

昆明縣屬舊州越雋郡漢定作縣之地後周置定作鎮武德二

年改置昆明縣以地接昆明池故也縣有鹽有鐵築城以衛之故又有鹽城雋音隴

殺獲萬人

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

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

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

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

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豐

豐許觀翻

禕不聽引

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

河隴諸軍遊奕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

振武軍

自鄯州鄯城縣河源軍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澗七里

石堡城本吐蕃鐵仞城也宋白曰石堡城在龍支縣西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三十里更工

丙辰國子祭酒楊瑒上言

瑒雉杏翻又音暢上時掌翻以

衡翻

為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
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
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
墜廉耻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

抑明經進士也又奏諸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唐取士之科有進士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文理通粗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通典曰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上甚然之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禘則

序昭穆禘則各祀於其室

昭讀曰侶音時遙翻

至是太常少卿韋

紹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紹

安石之兄子也

紹上刀翻

五月壬辰復置十道及京都兩

畿按察使

雍同華商岐邠為京畿洛汝為都畿十二年傳諸道按察使今復置復扶又翻又如字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源乾曜

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

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

唯于癸翻更工衡翻

上不悅六月甲

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

舊志曹州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

罷乾曜

兼侍中止為左丞相

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唐初僕射之職無所不統是

正丞相也至中宗神龍元年豆盧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知政事雖有丞相之名非復唐初丞相之職矣今源乾曜止為左丞相是止為尚書左僕射不復預政事也

以戶部侍郎

宇文融為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

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

遙領河西節度使

開府

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

齊澣乘間言於上曰

問古蒐翻下離間同

福順典禁兵

葛福順所典萬騎也

然故云

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

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

不密則失臣

易大傳之言

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

左遷興州別駕

舊志興州至京師九百四十八里

澣素與察善出城餞

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上怒召澣責之曰

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為密邪且察素無行

語牛倨翻

邪音耶行下孟翻

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丁巳下制澣

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

將即亮翻相息亮翻問古覓翻

澣可高州良德

丞察可潯州皇化尉

良德亦漢合浦縣地吳置高涼郡陳分置務德縣後改為良德潯洲

漢布山阿林之地梁於布山地置桂平郡隋廢郡為縣
又於阿林地置皇化縣隋廢入桂平貞觀七年置潯州
治桂平復置
皇化縣屬焉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

下考異曰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歷是月己未朔癸亥五
日也顧況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

實錄誤也左丞相乾曜右丞說帥百官上表帥讀曰率
上時掌翻請以

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聖節錫
宴自此

始後改千秋節為天長節德順憲穆不置節名令力丁翻樂音洛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自古以來
社用戊日
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

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

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

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

尚張羊翻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比此至翻朝直

遙翻吾不取也聞者是之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

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

取為于偽翻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辨給以治財賦得幸於

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治直之翻使疏吏翻斂力瞻翻由是百官浸

失其職而上心益侈史言唐玄宗時開利孔自宇文融始百姓皆怨苦之

為人踈躁多言躁則到翻好自矜伐好呼到翻在相位謂人曰使

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

相息亮翻下同

信安王禕以軍功

有寵於上

以平石堡城之功也

融疾之禕入朝

朝直遙翻

融使御史李

寅彈之

彈徒丹翻

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

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

考異曰舊傳曰殿中侍御史李宙

驛召禕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貶今從唐厯

凡為相百日而罷

六月甲戌

至九月壬子九十九日耳

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

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宇文融既得罪國

用不足上復思之

復扶又翻

謂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惡

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

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賊賄事又貶平樂尉

平樂

縣漢蒼梧郡荔浦之地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唐分置

昭州有平樂水樂音洛考異曰唐歷云裴光庭等諷

有司劾之積其賊鉅萬計舊傳曰裴光庭時兼御史大

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賊等事今從實錄統紀又

唐歷云十月乙未按長歷十

月戊午朔無乙未今從統紀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

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

巖州

高宗調露二年分橫貴二州置巖州以巖岡之北因名治直之翻

道卒

卒子恤翻

十

一月辛卯上行謁橋定獻昭乾五陵

行謁五陵以車駕經行近遠先後為

次

戊申還宮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

蠲古玄翻

十二月辛酉上幸新豐溫泉土申還宮

新豐溫泉即驪山溫泉驪

山在新

豐縣

十八年春正月

考異曰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賀按長歷是月甲戌朔無癸酉實錄

此年事與本紀唐歷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闕亡後人附益之新紀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實

錄又云丁巳親迎氣于東郊下制十八年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按是月無丁巳

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歷在二十六年正月七日丙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年

正月丁丑又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恩大略

與此年相似或者實錄誤重出於此今不取辛卯以裴

光庭為侍中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

行樂

令行選勝地行遊而宴樂也

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

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

歡而去

騎奇寄翻

三月丁酉復給京官職田

收職田見上卷十年

夏四月

考異曰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長歷是月乙卯朔無乙巳丁未舊紀

唐歷亦無幸溫泉事今不取

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乙丑以

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

先悉薦翻選須絹翻

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

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

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以多少為次而集于吏部

官高者選少

少詩召翻

卑者選多

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

有升無降

此即後魏崔亮之停年格循而行之至今猶然才俊之士老於常調者多矣

其庸

愚沈滯者皆喜

沈持林翻

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

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省悉景翻

五月吐蕃遣使致書于境上求和

使疏吏翻

初契

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

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狠專其

國政久矣人心附之

此謂契丹國人之心也契欺訖翻又音喫狠戶墾翻

今失其

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帥其國人并脅奚衆

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

奔

史言張說之言之驗韋陳皆中國以為公主嫁兩蕃事見上十四年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厥九勿翻

制

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

侃等於闕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

唐朝異代

記云初裴光庭娶武三思女高力士私焉光庭有吏材力士為之推轂因以入相時彥鄙之宋璟王峻酒後舞回波樂以為戲謔光庭患之乃奏天下三十餘州缺刺史升平日久人皆不樂外官請重臣兼外官領刺史以雄其望于是擬璟揚州賧魏州陸象先荊州凡十餘人蕭嵩執奏天下務重實賴舊臣宿惠訪其得失今盡失之則朝廷空矣上乃悟遂止按實錄是歲閏六月以太子少保陸象先兼荊州長史璟賧未嘗除外官今不取

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

單音蟬師

所類翻

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

總管以討奚契丹

朝直遙翻伷與胄同帥讀曰率

命浚與百官相見於

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

此集賢書院學士也吾嘗觀

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

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

開元初置平盧軍於營州玼且禮翻入音

此捺奴葛翻

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廟碑云尚書諱承

洽開元中營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

突干新傳云承玼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

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据此則承玼承洽一人也今從

新書 壬午洛水溢溺東都千餘家

溺奴狄翻

秋九月丁巳

以忠王浚無河東道元帥然竟不行吐蕃兵數敗而

懼乃求和親

數所角翻

忠王友皇甫惟明

唐諸王友從五品上掌陪侍規諷

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

吐蕃

請用敵國禮見二百十一卷二年從千
容翻遺于季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此何可捨對曰

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

武后長安三年贊普立方七歲至開元初猶是幼年

也穉直利翻

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

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

取勲爵

將即亮翻下同

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

解日費千金

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

誠命一使往視公主

謂金城公主也使疏吏翻下方使遣使同

因與贊善面

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

稽音啟

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

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 冬十月遣其

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

考異曰實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

悉獵來朝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歷十九年七月丁未朔無癸巳今從唐歷舊本紀吐蕃傳

表

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元表等先興兵寇鈔

武后時張元表為安西都護與吐蕃互相侵掠鈔楚交翻

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

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

朝

朝直遙翻

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

勝喜荷

勝音升荷下可翻

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

復款附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庚寅上幸鳳泉湯癸卯還京師

岐州

鄆縣有鳳泉府

甲寅護密王羅真擅入朝留宿衛

護密或曰達摩悉鐵帝或

曰鎋侶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北直京師九千里而羸皆臨烏澣河當四鎮入吐火羅道

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是歲天下奏

死罪止二十四人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

樓

丹鳳門樓也東內大明宮正門曰丹鳳門

突厥使者預焉二使爭長突厥

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

日之宴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

長知兩翻
為于偽翻

上乃命

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開府儀同三司內

外閑廐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

內外十二閑八坊四
十八監及沙苑等監

及諸牧皆屬
之故曰都使

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與左領

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左武衛將軍李

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善福順等倚其執

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

監古
街翻

快於
兩翻

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

軍

楊思勗高力士之徒是也

門施榮戟

榮音啟項安世家說曰榮戟父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戟

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

千緡

使疏吏翻遺于季翻

由是京城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

參半

者或居三分之一或居其半

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

討

楊思勗屢出征嶺南皆有功明皇不以閹人殿國師為辱而又寵秩之將即亮翻

力士常居

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甚卑品者

甚當作其

小忤意輒詈辱如僮僕

忤五故翻詈力智翻

力士等皆害其寵而

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

甚厚

饌雛戀翻
又雛脫翻

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上問毛仲喜

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

邪

襁居
兩翻

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

事見二百
九卷睿宗

景雲元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

門奴官太盛

王毛仲李守德皆帝奴也又葛福順等皆
出於萬騎中宗以戶奴補萬騎故云然

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

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瀋州

別駕

瀋如羊翻又而章翻宋白曰瀋州臨潭郡隋將劉
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

開拓夷獠置瀼州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瀼水以為州名

考異曰實錄十八年六月乙丑王毛仲

貶瀼州按唐歷統紀舊紀毛仲貶皆在十九年正月今從之

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

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

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賜死

舊志永州京師南三百七十四里

自是

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

上直

掌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

翻

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内外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

母麥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已親

被皮義翻

擗毘亦翻撫心也

力士娶瀛州呂元晤女為妻擢元晤為少卿

子弟皆王傅

唐諸王傅從三品掌輔相贊導匡其過失

呂氏卒朝野爭致祭

朝直遙翻

自第至墓車馬不絕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

任之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

崔神慶進用於武后之時臚陵如翻使疏吏翻下同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

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考異

遣崔琳充入吐蕃使癸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公主于休烈諫丁亥以崔琳為御史大夫八月辛卯

降書與吐蕃按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獵至京師本紀唐歷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享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獵請書于休烈乃諫實錄皆誤在前年七月八月按七月癸丑朔亦無丁亥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

猶不與

漢成帝弟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曰諸子書或反經

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遂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用

兵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

事下還
嫁翻

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

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

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

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

于志寧事太宗高宗得罪於武后

丙子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三月突厥左賢王闕

特勒卒賜書弔之

闕特勒殺默啜之子而立毗伽威得行於其國故賜書弔之

丙

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

以備十哲

張良配享齊大司馬田穰宜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太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秦武安君白

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將即亮翻

以二八月

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祠武成王自此始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

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

萊夷却費人曰我戰則克

魯定公與齊會于夾谷孔子相齊使萊夷以兵劫魯

公孔子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處辟之及攝行相事將

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

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又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費音秘

豈孔子專

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

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

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羸股肱

決射御

記王制之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教以乘兵車衣甲之儀羸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

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羸力果翻

受成獻馘莫不在學

詩魯頌泮水曰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所以然者欲其先禮泮獻因受成謂受獄辭之成也

義而後勇力也

先悉薦翻後戶構翻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

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論語載孔子之言

若專訓之以勇力而

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
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
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復扶又翻
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真君祠

程大昌演繁露曰開元十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

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敕各置真君祠一所
杜佑曰開元九年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
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
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
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
上奇其說因敕五嶽各置真君祠

秋九月辛未吐

蕃遣其相論尚它碑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

相悉亮翻

碑郎兀翻見賢通翻石堡城西二十里至赤嶺

冬十月丙申上幸東都或

告雋州都督解人張審素賊污

解縣屬河中府元魏分

七年省解縣併入虞鄉二十年復置解縣省虞鄉天授二年復分解縣置虞鄉縣定為兩縣雋音髓解戶買翻

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

殺告者

監古街翻將即亮翻

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

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

其家

為後審素二子復讐張本

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上

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

金藏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驍堅堯翻

三

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岳立碑以銘其功金藏竟以

壽終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

道擊契丹

帥讀曰率下同

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

將烏承玘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

乃誘我也

將即亮翻此且禮翻又音此誘音酉

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

從與虜戰於白山

白山後漢時烏桓所居在五阮關外大荒中

果大敗承玳

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祿等大破奚契丹俘斬

甚衆

考異曰唐歷作庚午今從實錄

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

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

酋慈由翻降戶江翻

祿引

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

州境內

高宗總章中以新羅降戶置歸義州於良鄉縣廣陽城後廢今復置以處李詩部落

夏

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

上陽宮南臨洛水引洛水為中洲於宮之東

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

屬之欲翻

六月丁丑

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耀卿齎絹二十萬

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

婪盧含翻

今齎

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

先悉薦翻

分道並

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隘道欲掠之比

至耀卿已還

比必利翻

趙含章坐賊巨萬杖于朝堂

朝直遙翻

流

懷州道死

秋七月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屢獲豐年

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祠后土見上卷十一年還京謂還西京也賽先代翻

敕

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此分押南牙左右廂兵也

八月辛未

朔日有食之

初上命張說與諸學士判定五禮說薨

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立請依明慶禮

明慶即顯慶也避中宗諱

改曰明宗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

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

禮父在為母服基開元之初褚無量因嘗以為言矣為于

偽翻齊音咨衰倉回翻

以高祖配圓立方立太宗配雩祀及神州

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己巳新禮成上之

上時掌翻

號曰開

元禮 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

州鞞鞞音未曷將即亮翻帥讀曰率

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

福順發兵討之

去年春葛福順方以黨附王毛仲貶今則仍為宿衛蓋毛仲既誅福順等復叙

用也開元九年貶王駿梓州已而復為尚書復居邊任事亦類此

壬子河西節度使

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

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代嵩為節度使冬十月壬

午上發東都辛卯幸潞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

后土于汾陰

蕭嵩之言也

赦天下十二月辛未還西京是

歲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洺貝

冀魏深趙恒定邢德博棣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

德州漢安德廣川平昌之地舊置平原郡時置德州安東都護府時治平州處昌呂翻使疏吏翻恒戶登翻鄭

音莫 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

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祔肅明皇后于太廟毀儀坤廟

肅明留祀儀坤見二百十一卷四年

丁巳上幸驪山溫泉 上遣大門

藝詣幽州發兵以討勃海王武藝

考異曰新書烏承玼傳云可突干殺其

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又云勃海大武藝行兵至馬都山屠城

邑承此室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於是流入得還土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按韓愈為烏重胤作廟碑叙重胤父承洽云屢破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文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錢三十萬疑新書約此碑作承此傳按新舊帝紀及勃海傳皆無武藝入寇至馬都山事或者韓碑云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謂破走可突干勃海上追之至馬都山耳二十一年郭英傑與可突干戰都山然則都山蓋契丹之地也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與上止是一事新書承之致誤然未知新書承此傳中餘事別據何書

庚申命太僕員

外卿金思蘭使于新羅

思蘭新羅王之侍子留京師官為太僕卿員外置

發兵

擊其南部會大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者過半無功

而遷武藝怨門藝不已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

死上命河南搜捕賊黨盡殺之

河南謂河南府刺七亦翻

二月丁

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為後絕吐蕃和親

仆赤嶺碑張本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

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其子

稹訟之

稹止恐翻

上賜謚忠獻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

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

休於上

蕭嵩既能用王丘之言而薦韓休使能與之和衷則丘之善乃嵩之善也

甲寅以休

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

峭七肖翻峻也

不干榮利

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

易以政翻

故引

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

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

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

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

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

身也

惡烏路翻樂音洛為于偽翻明皇待韓休如此而不能久任之何也

有供奉侏儒名

黃瓠

瓠部由翻

性警黠

黠下八翻慧也

上常馮之以行謂之肉几寵

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恠之對曰臣曩入宮道逢捕盜官

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

掀虛言翻

因下階叩頭上曰但

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付

有司杖殺之 閏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

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

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

榆當作渝此渝關在營平之間古所謂臨渝之

險者也漢書音義渝音渝又唐勝州界有榆關隋之榆
林郡界二關有渝榆之異史家傳寫混淆無別故詳辯
之將即亮翻騎奇寄
翻降戶江翻下同可突干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

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衆六千餘人猶
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楚王
訥之弟也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

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

操七到翻行
下孟翻復扶

又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

史言
裴光

庭之弊法後人
循襲莫之能革

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

八十六員

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

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

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勝音升

秋七

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壬午立皇子沔為信王泚

為義王淮為陳王澄為豐王泐為恒王浹為梁王

沔彌交翻

泚且禮翻又音此泐胡挂翻浹徂聰翻又徂宗翻又將容翻又之戎翻恒戶登翻

浹為汴王

汴皮

變翻 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

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

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

少詩治翻乘繩證翻

臣聞貞觀永徽之際

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二十萬石足以周贍

贍而
艷翻

乘輿得

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

數冒寒暑以恤西人

下數所
角翻

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

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

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

臣請於河口置倉

河口汴水達河之口也
河口倉謂之武牢倉

使吳船至彼

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

一倉

禹鑿底柱二石見於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河水
至此分為三派流出其間故亦謂之三門時於三

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

至者貯納

貯丁呂翻

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

山路車運而過

時於三門旁側鑿山路十八里以陸運以避底柱之險

則無復留

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

上深然其言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已未還宮

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韓休數與蕭嵩爭

論於上前面折嵩短

數所角翻折之舌翻

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

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

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

從干容翻

若已

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

蕭嵩為乞憐之態既以自保寵

祿亦所以傾軋休也

上為之動容

為于偽翻

曰卿且歸朕徐思之丁巳

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

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

郎並同平章事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

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劔南淮南江南東

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

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

京畿採訪

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都關內米訪使以京官領之
河南采訪使治汴州河東治蒲州河北治魏州隴右治
鄆州山南東道治襄州西道治梁州淮南治揚州江南
東道治蘇州西道治洪州黔中治黔州劔南治益州嶺
南治廣州其後有以邊鎮節度領米訪使者則關中道
固不拘京官而諸道采訪使治所亦難聚拘以定所也
非官有遷免則使無廢更使疏吏翻惟變革舊章乃須

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太府卿楊崇禮政

道之子也

楊政道隋煬帝之孫齊王暕之子

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

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

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

句音鉤句者句考其出入或多

或少駁者按文籍有並緣欺弊則駁異之省者節其是
冗濫之費便者實遷各隨其便以取贏駁北角翻

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

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

有才而慎矜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

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含嘉倉在東都

監工亦皆稱職上甚悅之稱尺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

有漬汚穿破者漬疾智翻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

貨徵調始繁矣估音古下退嫁

翻調徒弔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

起開元
光大荒落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

九齡自韶州入見

見賢通翻
戊子至東都已丑

考異曰唐紀二年六月
張九齡至自韶州

今從實錄求終喪不許 二月壬寅秦州地連震壞公私屋

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

壞音怪賑

津忍翻

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

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

恒山時屬定州恒陽縣界誑居况翻恒戶登翻

則

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

徐嶠齋璽書迎之

相息亮翻璽斯氏翻

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

禮甚厚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

裴耀卿等皆曰一啟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濫惡更

甚

自武后以來民間多惡錢官不能禁

祕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

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

彌沔

究翻折之舌
翻易以豉翻

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

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

唐十六衛
府皆有錄

事參軍正八品下掌受諸曹及五府之外府事句稽抄目印給紙筆監古銜翻

夫人富則不可

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

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

帝時吳王濞富埒天子鑄錢所致也

事見十四卷漢文
帝五年濞匹備翻

埒力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

劉子玄即知幾避
帝嫌名以字行

夏四

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無關內道采訪處置

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

處昌呂翻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

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

伺相

吏翻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

稱尺證翻

時武惠妃寵幸傾

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

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

由是擢黃門侍郎

考異曰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畧與林甫私中

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

相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立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
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
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立宗
春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
為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
報必不至薦之為相今不取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

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為李林甫得權太子廢張本顏真卿疏曰天寶已後
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立宗動靜必告林甫林

甫先意奏請立宗驚喜若
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

下親往芟之

帥讀曰率
芟所銜翻

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

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

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

種藝之事天有雨暘之不時地

有肥磽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異也若人君不奪農時人得盡其力則地無遺利矣豈

必待自種而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

觀其實哉

丹

使疏吏翻下同契欺訖翻又音喫 考異曰實錄守珪大破林胡按會要契丹事二十三年守珪大破之

蓋實錄以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

遣使獻捷

薛王業疾病上憂之

容髮為變

為于偽翻

七月己巳薨贈謚惠宣太子

上以裴

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

考異曰舊紀云充江淮以南回造使今從舊食貨志

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

崖倉

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置倉開元十年廢今復因舊基置之

三門東置集

津倉西置監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

參考新舊志乃

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

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

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

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

十萬緡

按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運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此耀卿

所省之大數也十錢誤當從千錢為是先悉薦翻僦即就翻陝失舟翻更工衡翻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貫

今從耀卿傳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晔代馬按
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
年方見成效則非作
侍中時解此職也
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說式耀卿曰

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

錢糴從歷翻

張果固請歸恒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

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

解佳買翻

仙家所謂尸解譬猶蟬蛻蟬飛而蛻在也卒子恤翻好呼到翻

上由是頗信神仙

明皇改集

仙為集賢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則頗信矣又
至晚年則深信矣史言正心為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

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

考異曰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刺契丹傳

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

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

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

降意

降戶江翻下同

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

悔以叛悔知之

近其斬翻

牙官李過折

考異曰舊契丹傳作過折今從實錄及

守珪傳

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

說式芮翻

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

來降

帥讀曰率

守珪出師紫蒙川

據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

理志平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戍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南界也

大閱以鎮撫之梟屈

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

梟堅堯翻

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

臣梅錄噉所毒

厥九勿翻伽求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噉陟劣翻

未死討誅梅

錄噉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

立卒子恤翻舊史曰登利華言果報也考異曰舊傳

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伊然為立碑廟無

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敕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

碑立廟胎範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已立矣實錄銓亦作佺

庚戌來告喪 禁京城

勾者置病坊以廩之

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養病本於釋教也勾古太翻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

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

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乙亥上

耕籍田九推乃止

杜佑曰是年親耕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帝欲重耕

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蠲乃止推吐雷翻

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酺

三日

都城謂東都城酺音蒲

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誼隘樂不得

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

隘烏懈翻梃待鼎翻

上患之高力士奏

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

唐赤縣丞從七品理治也唐諱治改曰理

為人所畏

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

死于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

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于樓下各較勝負

帥讀

曰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

為虎豹犀象之狀

詩大東曰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注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

之問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傳云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衣於既翻

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蒹

魯山古魯縣夏孔甲

時御龍氏劉累所遷之地漢為魯陽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魯陽郡隋復為魯縣屬汝州唐為魯山縣以縣有魯山故名于為者德秀所為歌也為韋委翻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為新傳作于為于未詳其義今從雜錄

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

散官無職事散蘇早

翻

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上美張守珪

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左傳記孔予之言

且守珪

纔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

奚厥謂奚與突厥厥九勿

翻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

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賚來代翻

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

事見上卷十九年

更名萬頃

更工衡翻

審素二子瑄琇皆幼

瑄戶盲翻又音皇琇音秀

坐流嶺表尋逃

歸謀伺便復讐

伺相吏翻

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

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

汜水為有司所得

汜音祀

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

孝烈能復父讐宜加矜宥

穉直利翻

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

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

壞音怪

上亦以為然謂九齡

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

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

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咎繇作士

咎與臯同古勞翻繇與陶同餘

招翻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

民皆憐之為作哀誅榜於衢路

為于偽翻誅魯水翻

市人斂錢葬

之於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

多作冢以疑之使莫知其

所葬之的處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

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
又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
以職事公主邑人至少至不能具車服

少詩
沼翻

左右或言

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

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耳秋七

月咸宜公主將下嫁

咸宜公主
下嫁楊洄

始加實封至千戶公主

武惠妃之女也于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冬十月戊

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騎奇
寄翻

閏月壬午朔

日有食之

考異曰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按長歷十一月壬子朔今從實錄唐歷

十二

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為帝納妃於後宮以

亂國張本

考異曰實錄載冊文云玄琰長女按陳鴻

長恨歌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

舊貴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瑒又云或奏玄

琰女容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太真新傳

云始為壽王妃云云遂召內禁中即為自出妃意者勾

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舊

史蓋諱玄琰汪之曾孫也楊汪見一百八十三卷

是

之耳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

涅奴結翻

考異曰舊

黨泥裏所殺不云朝廷如何處置泥裏今據張九齡集有此賜契丹都督涅禮敕又有賜張守珪敕云涅禮自

擅難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并其諸子一
宣示朝旨使知無它也蓋泥裏即涅禮也

子刺乾奔安東得免

刺盧達翻乾音干開元二年移安東都護府平州

涅禮上

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

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

長

長知兩翻

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

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後人亦爾常不

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

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赦天下逃戶聽盡今年內自首

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首式入翻當

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使疏吏翻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

騎施大破之蓋古盍翻姓也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

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朝直遙翻長知兩翻庚午更

皇子名更工衡翻考異曰舊紀唐歷二十三年七月景子皇太子諸王皆改名今從實錄鴻曰

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琰洎曰瑤滉曰琬淝曰琚濰曰

璲璲音灋曰璫璫公了翻澤曰璘清曰瑁瑁音洄曰玠玠方貧翻

沐曰琦溢曰環沔曰理泚曰玘淮曰珪澄曰珙漣曰瑱

瑱他甸翻

澂曰璿

璿從宣翻

滔曰璫

璫居影翻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

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僉員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郎

位卑不能服衆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

人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

契丹叛者

擊使疏吏翻驍堅堯翻下同

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

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

敗蒲邁翻呼火故翻

大

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

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

史記齊景公使司馬穰苴

為將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矯貴穰苴與之約日中會于軍門夕時乃止穰苴以

賈後期斬之以令三軍批匹迷胡判也今人謂之批判

孫武斬宮嬪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

吳王曰可以勒兵小試於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分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

持戟約束既布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

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以徇用其次為隊長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規矩於是吳王

知孫子能用兵以為將

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

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

將即亮翻

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

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

喪息浪翻

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

晉石勒年

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

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

之患馳遣收竟赦之

考異曰玄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

之會勒已去

依軍法決斬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忍殺

壯士豈為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嘗掇於擒生聞其言

遂捨之以聞肅宗實錄云祿山為互市牙郎盜羊事發

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

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姚

汝能作祿山事迹其盜羊事與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

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裴光庭

曰亂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討

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征必誅
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
死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効九齡奏請誅之
玄宗曰卿宜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邪竟
不誅之孫樵作西齋錄其序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
何貸刑拂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
曲江令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
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
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
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
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
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
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蕃新傳語裴光庭事如事迹執
送京師事如舊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迹而無失利
請斬事新傳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
使祿山盜羊事覺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

乃為相云與光庭語誤也孫樵云曲江令守珪斬之尤
為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蕃立分界
碑未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為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
始為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而不殺孫
樵豈得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九齡傳守珪執送京師
玄宗自赦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咎之也若謂盜羊喪
師兩次當死則祿山豈祇用辭而得免兩死邪若如玄
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言輒舍之則
守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九齡何從而得見其面
而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瀾則張九齡
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
失宜其就誅卿既行之軍瀾合爾又賜平盧將士敕云
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是當
時曾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玄宗意則入賜
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致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
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闖亦有誅殺又寇戎

未減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
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傳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
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
請行瀆故前敕云卿既行之軍瀆合爾又云祿山之誅
緣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言惜
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已先奏聞且恐不能厭服
將士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冀上
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衛青囚蘇建耳上
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
免死是并劾守珪不斷於閫外乃更執以護上之辭也
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九齡不
得已草敕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敕即
捨之以聞如此則與玄宗實錄相應而於人情差似相近

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

名阿華山其母巫也

新書曰祿山本姓康其母居突厥
中禱于軋華山虜所謂戰關神者

而生祿山故以為字從母冒姓安氏阿烏葛翻華呂角翻

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

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

安氏名祿山又有史宰干者

宰蘇骨翻

與祿山同里閑先後

一日生

考異曰舊傳云思明除日生祿山元日生按祿山事迹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為

祿山作生

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

牙郎駟滑

日今不取

也南北物價定於其口而後相與貿易

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

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

將即亮翻

騎奇寄翻揣初委翻

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宰干嘗負官債亡入奚

中為奚遊奕所得欲殺之牽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

紿湯亥翻
使疏吏翻

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奕信之送詣牙帳牽

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

館之

館古
玩翻

使百人隨牽干入朝牽干謂奚王曰王遣人

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

不使之入朝

瑣高者蓋奚中酋豪之號非人名也前
已有李詩瑣高將即亮翻朝直遙翻

奚

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牽干入朝牽干將至平

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

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

軍容出迎至館悉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

使疏吏翻先悉

薦翻從才用翻

張守珪以率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

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安史事始此

故連州司馬

武攸望之子溫春坐交通權貴杖死

帝平韋氏武攸望貶死春時刃翻

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

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勸貶澧州別駕皆坐

與溫春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

幽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

辛

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 五月

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妖於喬翻趣七俞翻

村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拒之斷音短其衆遂潰數日

悉擒斬之 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初上因籍田

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

韋縉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縉土刀翻坐徂卧翻兵部侍郎張

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

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

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

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

國語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夫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運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芰奇寄翻芰一名芰說文曰楚謂之芰秦謂之薺若今俗但言菱芰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好呼到翻去羌呂翻

今欲取甘旨肥濃皆

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書成王命君陳之言

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

古則簋簠可去而盤盂盃按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箏

簫箏笛當在秦矣

舜樂曰韶湯樂曰濩箏箏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或云侯輝所作今按

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舊唐書曰箏箏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二絃豎抱于懷用兩手齊奏俗名擘箏箏鳳首箏箏有項加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小而身大旁有小缺取其身便也一日箏箏乃鄭衛之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作笛按周禮笙師掌教篴篴遂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橫笛空洞無底刻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為之注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所謂橫吹非融所賦者融賦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遂乃今時所吹五孔遂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遂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禮圖畫遂

亦橫設而有五孔不知出何典
據遂與笛同簠音甫簠居消翻
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

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

可廢弃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

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

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麋麋則有玄酒之

奠
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為玄酒藥魚列翻
施及後王禮物漸備
施弋然智翻

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壺之實皆周人之

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

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

陳用周制也

如簋簋豆鉶羹之類饌雖總翻又雖脫翻

園陵上食時膳具

設遵漢法也

如叔孫通請薦含桃之類上時掌翻

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

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

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

竹中

仲翻復扶入翻

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

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

自此以上諸人之議皆因舊禮而申之

上固欲量

加品味

量音良

緇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

果珍羞從之緇又奏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

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

輕重有殊

姨即從母也從才用翻

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為

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

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

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五服止於總麻此外有袒免之服袒者偏脫衣袖而

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入却向後繞於髻袒音但免音問

崔沔議曰正

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

齊音咨

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

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

崔沔所謂詔旨見二百十卷七年曰八年者通帝

即位先天之年數之也

以為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

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

禰矣

傳直戀翻禰奴禮翻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

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

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

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

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

懸

易以鼓翻
別彼列翻

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

然哉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

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彛倫

彛常也倫
道理次叙

奉以周旋猶恐

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

紊音
問

禮

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

唐禮部郎掌五禮舉
其儀制而辯其名數

鄭文貞公

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

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

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

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

見記檀弓

此則聖人援事

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毋輕議禮

禮器之言

明其蟠於天地並

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

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均說之子也

說讀

曰悅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

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

上時掌翻

上賜書褒美

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

騎奇寄翻

降戶江翻

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於

上。數為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恒山愍王。

承乾廢見一百九十

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恒戶登翻

乙亥汴哀王璿薨。冬

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

西京。

先悉薦翻

會宮中有恠。明日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

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

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

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

而已

蠲圭
玄翻

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過陝州

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

稱人之美曰
贊陝失冉翻

聽請
曰廳

奐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朔方節度使牛仙

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

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

興以來惟舊相及敍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

河湟使典

事見上卷十五年相
息亮翻使疏吏翻

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

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

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

將即亮翻

不足為功陛下

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

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

不達大體

考異曰舊林甫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按時不聞仙客

在京今從唐歷

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

復扶入翻

九齡固執

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

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

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

九齡
韶州

人不如仙客生於中華

牛仙客
涇州人

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

命有年矣

九齡歷司勳員外郎中書舍人

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

大任之恐不愜衆望

愜苦
叶翻

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

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

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

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

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

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

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

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

之伺相吏翻中竹仲翻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

人皆有寵帝置六儀德儀其一也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

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

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時太子諸王皆居禁

中冠古玩翻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

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

咸宜公主武惠妃之女故楊洄黨於惠妃

惠

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

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

語牛倨翻

九齡曰陛下踐阼

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

離力智翻

日受聖訓天下之

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

蕃音煩

今三子皆已成

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

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

讒殺申生三世大亂

左傳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立驪姬之子里克殺之公子夷吾重耳

及子圉爭國
三世大亂

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

事見漢紀

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

事見晉紀

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

事見

隋紀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

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

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

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

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

處昌呂翻上為于偽翻

故訖九齡

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

考

異曰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
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
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按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
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
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預馬竊有所感立
獻賦云云敕報曰朕近賜羽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
資刊用與夫弃捐篋笥義不同也然則上以盛夏適賜
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意

耳林甫引蕭炁為戶部侍郎炁素不學

炁古迴翻

嘗對中書

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
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炁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

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

李林甫時以禮部尚書相

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

林甫為人竟不之詰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

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

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

之為罪人請屬所由

造七到翻更工衡翻蔚紆勿翻下退嫁翻為于偽翻屬之欲翻

九

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

復扶

入翻下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壬寅以耀

無復同

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

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

故

考異曰唐歷曰宰相遙領節度自仙客始按蕭嵩已遙領河西非始此

嚴挺之貶洛州

刺史

舊志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

王元琰流嶺南上即位以來

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

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

既得臯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

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

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

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塞悉則翻去羗呂翻唐舊儀每日尚乘以

廐馬八匹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俟仗下即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

戎服執鞭侍立于馬之左隨馬進退補闕杜璿嘗上書言事

璿資辛翻上時掌翻考

異曰唐歷作杜挺今從新書

明日黜為下邳令

唐制上縣令從六品上補闕從七品上以

此言之則非黜也蓋唐人重內官而品之高下不論也况遺補供奉言地居清要乎

自是諫爭路

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

爭讀曰諍唯于癸翻

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

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執稍逼輒以計去之

行下孟翻調徒弔翻中竹仲翻去羌呂翻

雖老奸巨

猾無能逃於其術者

如韋堅楊慎矜王鉞之類是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立學博士

崇立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

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

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戊辰新羅王興光

卒

卒子恤翻

子承慶襲位 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

丹於捺祿山

使疏吏翻契欺訖翻又音喫捺奴軋翻

己亥河西節度使

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

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

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

吐從瞰入聲崔希逸蓋帶散騎常侍鎮河

西故稱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捉仄角翻

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

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關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

因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直朝

又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畜許救翻

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

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僉人

孫誨入奏事

僉苦念翻僉從也唐制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以下皆有僉人別奏以為之使大使僉

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僉二十人別奏八人

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

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

唐內

侍省有內給事十人從五品下掌承旨勞問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賀皇后則出入宣傳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品秩計其多少春秋宣送中書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

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

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

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復扶又翻下而復同朝直遙翻

夏四

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

薛居正五代史曰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監古街翻彈徒丹翻上怒命左右撮于殿庭撮

角翻擊也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灤州至藍田而死

又匹角翻灤如羊翻又而章翻藍田縣漢晉屬京兆後魏真君七年併入霸城太和十一年復後周置藍田郡隋廢郡為

縣屬京兆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七十里 考異曰舊紀云子諒以妄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曰子諒

彈奏仙客非才引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

拉者數四氣絕而蘇及仙客傳則云子諒竊言於御史

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

宜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子諒

子諒辭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客

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

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

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

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

事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

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 楊洄又奏太子瑛鄂

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 鋪息

六翻

又息救翻考異曰新傳曰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鏞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廢瑛等按瑛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陷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洄諧瑛等云欲害薛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潛構異謀

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

庶人

於宮中廢之用李林甫家事之言也孤及作裴奩行狀云公為起居郎三庶人以罪廢

考異曰獨

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然朝野疑惠公乃從容請問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殷鑒下陳

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禮部員外郎按積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積若敢為太子直冤則聲振宇宙宜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此事蓋出於流鏞於灤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鏞賜及之虛美耳

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呼好

到翻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

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五月夷州刺

史楊濬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

夷州漢牂柯地其後為徼

外隋開置綏陽縣屬明陽郡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
寧夷縣明陽屬焉而綏陽屬義州貞觀元年廢夷州而
明陽寧夷屬務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都上縣尋又
自都上移於綏陽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夷獠置古州
屬容州
都督府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

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
從之 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
使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
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辛丑
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法官京縣官敕

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効節恩豈薄於它人

期於帥先勵我風俗

帥讀曰率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

嶠

考異曰舊紀作徐嶠今從刑法志通典

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

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

于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斷丁亂翻幾居依翻上時掌翻

上歸

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考異曰實

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美宰臣制曰斷獄五十
十殆至無刑遂封二人又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
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
之地鳥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纔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

少微等各賜中上考二者未
詳其為一事二事今從舊紀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法

官刪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先是西北邊

數十州多宿重兵

先悉薦翻

地租營田皆不能贍

贍而艷翻

始用

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

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

畿粟各數百萬斛

東畿都畿也西畿京畿也糴他歷翻

停今年江淮所運

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

羨延面翻

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復扶人翻

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

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西

皆留輸本州

太常博士王璵

璵音余不言璵鄉里世系新傳

考異曰舊傳

云方慶六世孫又新舊傳皆曰抗疎請置春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璵事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璵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

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

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

好呼到翻

故璵專習祠

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

或焚紙錢類巫覡

漢以來喪葬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使疏吏翻覡刑狄翻

習禮者羞之

壬申上幸驪山溫泉乙酉還宮

己丑

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 十二月丙午惠

妃武氏薨贈謚貞順皇后 是歲命將作大匠康謨素

之東都毀明堂

謨與愆同櫛文也新書禮樂志作謨素

謨素上言毀之勞

人請去上層

去羌呂翻

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為乾元殿從

之初令租庸調租資課

調徒弔翻

皆以土物輸京都

西京東都

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租資課必開元以來之法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 丁丑上迎

氣於湓水之東

湓音產

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

鎮兵勿復遣

復扶又翻

在彼者縱還

令天下州縣里別置

學士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

杜希望知留後

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東

節度副大使

牛仙客先已領朔方今兼河東

己未葬貞順皇后于敬

陵

武惠妃謚貞順皇后敬陵在京兆萬年縣東南四十里

壬戌敕河曲六州胡

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之間置宥州

以處之

徙六胡州見二百十二卷十年今併六胡州之地以為宥州舊志宥州去京師二千一百里夏

戶雅翻處昌呂翻

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

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

地為威戎軍

鄯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考異曰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置

兵一千戍之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

已領

隴右又兼河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

蕃

以背乞力徐之盟也

內懷愧恨未幾而卒

幾居宜翻

太子瑛既死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

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

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

士乘間請其故

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好呼到翻
樂音洛為于偽翻問古覓翻

上曰汝

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

揣初委翻

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

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

立

長知兩翻
大訝注謂肅宗也大訝語不可曉今從新傳

考異曰統紀叙力士語云但從

誰敢復

爭

復扶人翻

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

立輿為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炆為河西節度使

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

昱為劍南節度使

考異曰舊傳作王
吳今從實錄唐歷

分道經略吐蕃仍

毀所立赤嶺碑

立碑見上
卷廿一年

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

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為用

樂音洛

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

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

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

妻七

細翻復扶又翻下而復同孿問緣翻

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

部最彊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考異曰會要作莫賀吐達
十今從實錄新傳作都摩支今從實錄舊傳

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

突騎施種人自謂
娑葛後者為黃姓

蘇祿部
為黑姓

于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

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噉為

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

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

磧七
迹翻

上命嘉運招集突騎

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

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

碎葉川長千里西屬怛邏
斯城其城初屬石國石常

分兵鎮之蓋古蓋翻騎奇寄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怛
當割翻邏郎佐翻考異曰唐歷作怛邏斯今從實錄

相與連兵以拒唐

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辨

及絳紗袍

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入陳于殿庭文武五品

已上袴褶陪位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閭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辨乘輿乃出朝會諸衛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辨不請中嚴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衛以次入立于殿庭羣官立朝堂侍中中書令已下奉迎于西階侍中奉寶乘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將軍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郎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辨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中嚴外辨皆尚儀版奏皇太子中嚴外辨左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太子冠遠遊冠亦服絳紗袍謁廟還宮元日

朔日入廟釋奠之服也

太子嫵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

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

考異曰元載肅宗

實錄云二十七年七月壬辰行典禮今從玄宗實錄

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

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妃

韋氏為太子妃

杜希望將鄆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

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

將即

亮翻又音如字鄆音善又時戰翻吐從瞰入聲少始紹翻

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

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

將即

亮翻嗣祥吏翻帥
讀曰率陳讀曰陣

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

於鹽泉

鎮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

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八

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九月丙申朔日有

食之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

初劍南度茂州之西築安

戎城戍之以達吐蕃南鄙生羌導吐蕃取之因守之遂并西洱河諸蠻東與松茂爲接

其地險要

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

蒲婆嶺下

新書作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杜甫詩所謂次取蓬婆雪外城是也

運資糧以

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

考

異曰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沒于賊今從實錄

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弃之貶

昱枯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戊午冊南詔蒙歸義

為雲南王

水經注雲南郡本雲山縣地也蜀劉氏建興二年置郡自唐戎州開邊縣而南七十里至

曲州入二千五百里至雲南城

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

哀牢夷漢明帝之時內附居

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

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

考異曰新書六詔曰蒙雋越析浪穹

遼賦施浪蒙舍今從實滂雲南別錄

兵力相埒莫能

相壹

埒力較制

歷代因之以分其執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

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

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

朝直遙翻邏郎佐翻考異曰新傳云蒙氏父子以名相

屬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娘生盛邏皮喜曰我又育子雖死唐地足矣炎問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臺登郡王炎問未有子時以閣邏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按邏盛炎之子盛邏皮宣得云以名相屬既有炎閣宜得云我又育子雖死唐地足矣今從舊南詔傳及楊國忠傳雲南別錄又皮邏閣浸彊大而五

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

洱河即西洱河洱音乃吏翻

乃賂王昱

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

為于偽翻

朝廷許之仍賜名歸

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

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南詔事始此其先烏蠻別種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之大

和城卒子恤翻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壬辰上還宮

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分左

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騎寄翻

潤州刺史齊

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下直濟江穿

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楊子縣立伊婁埭從之

埭音代按舊書

本紀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州浦則今之瓜洲運河是也但楊子縣今為真州治所安能二十五里即達

楊子縣若自瓜洲達楊子橋則二十五里而近今之楊子橋或者唐之楊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至

本道巡按處置諸軍

處昌呂翻

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五萬

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羣臣請加尊號曰

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夏

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昏喪卜擇皆禁之己

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為吏部尚書

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蓋令牛仙客總武選李林甫總文選也選須絹翻

六

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度使幽州將趙

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

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

橫水當作潢水新書作涅水舊書張守珪傳作潢水

今從之潢水在遼國今臨潢府界志云自營州度松陁嶺北行四百里至潢水使疏吏翻將即亮翻

知義

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

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

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

內謁者監唐正六品下掌內宣傳及諸親命婦朝會所司

籍其人數送內侍省

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自縊

死繼於計翻仙童有寵於上衆宦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

戌命楊思勗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百剗取其心割

其肉啗之

啗徒濫翻入徒覽翻

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

嵩嘗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

州刺史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

可汗吐火仙

磧七迹翻蓋古盍翻

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

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詒與拔汗

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

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

交河公主事始二百一十二年

悉

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壬午吐

蕃寇白草安人等軍

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又鄯州星宿川之西有安人軍蔚茹水在原

州蕭關縣此時吐蕃兵不能至疑白草軍當作白水軍

隴右節度使蕭晃擊破之

晃火

甲申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

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

釋奠用宮懸

先悉薦翻被皮義翻周禮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注云宮懸四面懸

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

追贈弟子

皆為公侯伯

顏淵充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冉有徐侯季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

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曾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邾伯公哲哀鄆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察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邱伯正馬期鄆伯梁鯨梁伯顏柳蕭伯冉孺鄆伯曹邱豐伯伯虔鄆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邾邾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伯鄆單銅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邾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祺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郚臨淄伯燕伋魚陽伯鄭子徒榮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顓臾朱虛伯少叔

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效昌平伯
庶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
邦葵平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
興如重丘伯公西藏祝阿伯
九月戊午處木昆鼠

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

帥讀曰率

仍

請徙居安西管内 太子更名紹

更工衡翻

冬十月辛巳

改修東都明堂

按舊書帝紀即東都乾元殿改修明堂

丙戌上幸驪山

溫泉十一月辛丑還宮 甲辰明堂成 劍南節度使

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

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攷店制凡有團結兵之地
則置團練使此時蜀有黎雅邛翼茂五州鎮防團結兵

故有團練副使安史亂後諸州皆置團練使矣

無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

上悅之丁巳以宥為光祿卿十二月以無瓊為劔南節

度使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

祫疾夾翻

太常議以為祭數則

瀆

數所角翻

請停今年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史言如此乃合於五年再殷祭之義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二

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

卒子恤翻忤五

故翻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

不

不讀曰否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章仇兼瓊潛與安

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

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

之

將即亮翻監古覓翻

遠敬宗之曾孫也

永徽顯慶之間許敬宗以姦佞致位公輔安史

之亂遠乃能効死節以報國史故著其世以勉為臣者

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

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使那懷

道之子斯為十姓可汗從之

考異曰舊傳云嘉運請立懷道之子斯為可汗以

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嘉運詣闕獻俘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以解瑟羅之子昕為可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城為莫賀咄達干所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祭斬之更立其酋長為在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按實錄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來獻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十二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蘇官首領百餘帳內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萬洛扇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運宣恩招諭皆相率而降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昕即誘部落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俱闐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天蒙靈祭誅斬之若如舊傳所言嘉運便以莫賀達干為可汗統衆則莫賀不

應復叛且立可汗當須朝廷冊命嘉運宜得擅立于塞外也若未以為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突騎施可汗莫賀連干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昕為可汗則實錄二十八年四月不應已謂昕為十姓可汗也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昕為十姓可汗故莫賀連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連干為小可汗止統突騎施之衆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昕為十姓可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為莫賀連干所殺事或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敢質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槩書之

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

氏為交河公主 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上嘉蓋嘉運

之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

流連不時發

蓋嘉運恃其邊功以自昵於人主是從流於上也在京師以酒色自娛而不即赴鎮

是從流於下也史以流連二字言之旨哉

左丞相裴耀卿上疏

上時掌翻以疏所去翻

為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

誇恐難成事昔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卒喪楚師

左傳楚莫敖屈

瑕既敗郢師於蒲騷復伐羅闕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楚子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莫敖果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狃女九翻陸德明曰騷音蕭入音繆卒子恤翻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

况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

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仍乞聖恩

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

趣讀日促

已而嘉運竟無功

蓋嘉運小

器易盈志氣惰矣安能有功

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冬

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宮吐蕃寇安戎城

及維州發關中彊騎救之

騎寄翻

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

曰平戎

更工衡翻

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為可汗怒曰首誅蘇祿

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

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

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金城公主薨

金城公主

事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

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是歲天下

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

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

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

寸兵

以開元之承平而戶口猶不及漢之盛時唐興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丁酉制承前

諸州飢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

承前猶今言從前也然始猶今言然

後也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

事給訖奏聞

長知兩翻使疏吏翻量音良

庚子上還宮

上夢玄

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

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

有宋大中祥符之事皆唐明皇教之也

上遣使求

得之於藍屋樓觀山間

藍屋縣漢屬扶風後魏併入武功尋復後周為周南郡隋廢郡

以藍屋縣隸雍州唐屬岐州蘇軾曰樓觀山今為崇聖觀乃尹洙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使疏吏翻藍屋音

舟室觀古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元真容

玩翻下同

分置諸州開元觀 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

軍安仁軍當渾崕峰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騎

作安人軍

奇

寄翻將即亮翻帥讀曰率

考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

異曰舊傳作盛希液今從唐歷

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

左右殺從于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

用翻

誘音自將其衆將即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

亮翻

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

弟伽求迦翻咄當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

沒翻更工衡翻

考

異曰舊傳云左殺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唐歷新傳皆云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

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

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紇下沒翻
邏郎佐翻

乙亥東都洛水溢

溺死者千餘人

狄奴翻

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

人人多譽之

譽音余

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

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

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

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考

異曰實錄此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充平盧渤海黑水軍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王斛斯為平盧節度使遂為定額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衍大字也天寶元年始以平盧為節度會要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唐謂奚契丹為兩蕃冬十月

丙申上幸驪山溫泉 壬寅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

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街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

故幽閉宮中十餘年

守禮幽閉事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

歲賜救杖者

數四背癥甚厚將雨則沈悶

癥蒲官翻沈持林翻

將霽則輕爽臣

以此知之耳因流涕霑襟上亦為之慘然

為于偽翻

辛酉

上還宮 辛未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

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

事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惋烏貫翻

為唐太伯

常名不足以處之

處昌呂翻

乃謚曰讓皇帝帝其子汝陽王璿

璿資辛翻

上表追述先志謙冲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斂日

斂力

瞻內出服

天子之服也

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名

其墓曰惠陵

惠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十里

追謚其妃元氏曰恭皇后

祔葬焉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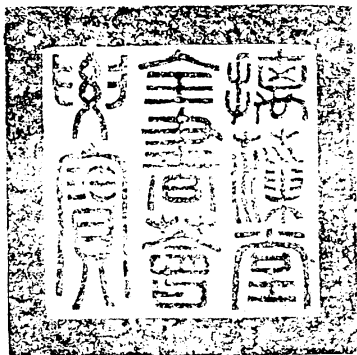
達化古澆河之地後周置達化

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廓州縣西百二十里有澆河城

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如裴耀言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 臣朱懷玉